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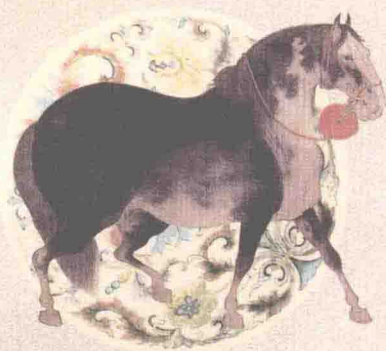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

汗血宝马研究

侯丕勋◇著

西极与中土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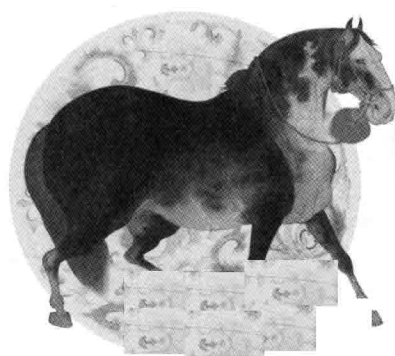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

汗血宝马研究

侯丕勋◇著

西极与中土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汗血宝马研究：西极与中土 / 侯丕勋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12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ISBN 978-7-5490-0966-4

I. ①汗… II. ①侯… III. ①马—文化—研究—中
国 IV. ①S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5271 号

汗血宝马研究：西极与中土

侯丕勋 著

责任编辑：原彦平 李兰玲

封面设计：苏金虎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http://www.gswenhua.cn>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 编：730030

印 刷：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玉垒关 23 号

邮 编：730000

开 本：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50 千

印 张：16.25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490-0966-4

定 价：40.00 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田 澍

副主任：刘再聪 何玉红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辉 伏俊琰 李并成 李迎春 李建国

李晓英 李家莉 沙武田 尚季芳 张 兵

张 嵘 张德芳 杨惠福 杨鹏飞 俄 军

胡小鹏 秦丙坤 黄兆宏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由

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考古学、中国史、民族学、世界史重点学科

资助出版

前 言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长期稳定和最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学术积淀深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北疆域演变与国家稳定、西北边疆环境变迁、西北边疆民族宗教问题、西北边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优势，主动适应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在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开展系列学术科研活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一、编撰专题学术著作。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专著有五十多部，其中主要有：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研究》，季成家等《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赵向群《五凉史探》，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侯丕勋、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李清凌《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田澍《西北开发史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社会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研究》，田澍、陈尚敏《西北史籍要目提要》，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李建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等。这些学术著作或以主题探讨为主，或以资料汇集为主，内容系统、全面，且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二、承担各类科研项目。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八十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王三北《中国历代西北开发思维和苏联对外政策》，赵汝清《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李清凌《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研究》，田澍《明清中央政府与蒙藏民族地区政治互动策略研究》和《十四到十六世纪明蒙关系的走向研究》，刘再聪《唐

朝“村”制及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和《唐朝“村”聚落形态与基层行政制度“西进化”历程研究》，李并成《历史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研究》，李晓英《近代甘宁青回族商人研究》，连菊霞《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以甘肃积石山县保安族、回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例》，尚季芳《近现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问题与社会控制研究（1840—1960）》，胡小鹏《晚清至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社会群体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潘春辉《清至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村用水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李建国《近代西北地区商贸经济及对当地社会发展影响问题研究》，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代中国西北考古研究》，张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研究》，刘清玄《天水麦积山石窟洞窟题记释录与研究》，张荣《哈萨克问题与清代西北边疆安全》，李永平《甘肃新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整理研究》等。这些项目围绕与西北边疆史地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内容展开研讨，主题集中，针对性强。

三、举办系列学术论坛。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有：“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庆贺蔡美彪先生八十华诞暨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11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文化学术研讨会”，“河洮岷历史文化与甘肃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高层论坛”，“甘肃历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甘肃远古文化与华夏文明高层论坛”，“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高层论坛”等。这些论坛吸纳国内外知名专家就当今西部大开发、西北边疆安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西北生态保护、西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等前沿课题展开集中研讨，提供学术咨询，具有较强的服务社会与政策咨询功能。

四、加强机构和学科建设。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取得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发展。2010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获批为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国内专门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水平科研平台。目前，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互为依托的科研平台有中国史一级博士点、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互为依托的平台之间相互推进，同步发

展。2006年以来,《敦煌学教程》、《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等8部本科生系列教材先后出版,在国内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方面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3年,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学四个学科同时获批为省级重点学科,使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建设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五、重视持续发展。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围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七百余篇,不少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截止2009年,汇聚阶段性成果的学术丛书《西北史研究丛书》十册本最后出齐。为了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能够获得进一步、持续性顺利发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应运而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编撰,必将不断深化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度,拓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视野。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必将得到持续发展的事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弁 言



大宛国汗血宝马，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因其神奇而享誉中国了。自那时起，汗血宝马不断被贡献到中国来，从而使它逐渐变成了中国与中亚诸国间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使者。2000年7月5日，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总统赠送给我国江泽民主席的汗血宝马阿赫达什，和2006年4月2日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总统赠送给我国胡锦涛主席的汗血宝马阿尔客达葛，续写了汗血宝马史和中土友谊的新篇章。2014年5月12日，土库曼斯坦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汗血马协会特别大会暨中国马文化节上，亲手将该国国宝阿哈尔捷金马，即一匹金色汗血宝马普达克赠送给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土两国人民的友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汗血宝马东入中原后，曾在历代汉民族生活中激起了层叠瑰丽的浪花，它所带有的马文化元素也就成了中国自先秦以来所形成的本土马文化向汗血宝马文化演变的主要元素。

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138年）之前，西汉人本不知道西域存在一个大宛国，更不知道大宛国出产神奇的汗血宝马。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汉时，首次将大宛国汗血宝马的信息带回了中原。此后不久，司马迁又将张骞所带回的汗血宝马信息记入了《史记·大宛列传》，接着，李广利在第二次伐宛战争中获得了3030匹汗血宝马，从此，汗血宝马便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直至今日，汗血宝马的身影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视野之中，它那众多古老和新颖的故事依然被众多的中国人满怀热情地传诵着。

汗血宝马的神奇故事、超凡灵性和高挑健美的形体，魂牵梦绕在古今中国人心头为时既久，而古代史家在正史和野史中对此均有简略记载，诗人、赋家也在其作品中予以尽情描述，这些都为今人了解、认识和研究汗血宝马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

历史文献对汗血宝马问题的记载，始于《史记·大宛列传》。正史文献对汗血宝马问题的记载存在一定阶段性差异，其中《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张骞于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发现汗血宝马、带回汗血宝马信息，以及李广利奉命伐宛全过程及获得首批汗血宝马的情况；《后汉书·明帝纪》《三国志·魏书》和《晋书·苻坚载记》等记载了汗血宝马的汗血特征与舞马等情况；中唐后正史所记载破洛那、撒马尔罕等国所贡献马大多不以“汗血马”为称。

我国古代文献中的博物志、异物志、遗录、游记、见闻录、稗钞等，也不同程度地记载了汗血宝马。这些文献对汗血宝马的记载，大多较为系统、完整，带有一定故事性和趣味性，并对汗血宝马的生理特征多有涉及，因此，人们很容易从中得知汗血宝马的神奇之处。大量野史文献的有关记载，极大地丰富了正史文献记载汗血宝马问题的诸多不足。

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向来是我国古代诗赋诸家所保持的一种优良传统，因此，他们的部分诗赋作品总是带有鲜明的纪实性特点。在古代大宛国汗血宝马相继东入中原后，自然就成了历代诗赋诸家部分作品所描述的对象。如唐杨师道《马》诗追述西汉王公贵族骑着汗血宝马在上林苑宫殿区肆意游玩的情景：“宝马权奇出未央，雕鞍照曜紫金装。春草初生驰上苑，秋风欲动戏长杨。鸣珂屡度章台侧，细蹠经向濯龙傍。徒令汉将连年去，宛城今已馘名王。”^①宋徐积《舞马诗》描述唐玄宗于开元天宝年间沉迷于观看汗血宝马跳舞，荒疏朝政：“开元天子太平时，夜舞朝歌意转迷。绣榻尽容麒麟足，锦衣浑盖渥洼泥。才敲画鼓头

^① 《文苑英华》卷330《诗》，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718页。

先奋，不假金鞭势自齐。明日梨园翻旧曲，范阳戈甲满西来。”^①以上古诗，虽系文学作品，但其中对汗血宝马的大量纪实性描述，明显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因此，它们在中国古代汗血宝马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中，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

汗血宝马问题，在史学领域属尚无全面、系统研究成果的一个课题，先前已有的论文多以探讨汗血宝马之“汗血”原因为主，其他方面涉及不多不深，且存在一些误断。

汗血宝马问题，虽然是一个小课题，但它延续的时间长达两千多年，涉及古代大宛、大夏、安息、康国、石国、西突厥、匈奴和古今中国等国家和民族。若从其具体内容看，这一课题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交通、文化和中外关系诸方面，至于所涉及历史人物，那也不少。因此，这一课题今后需要具体探讨的问题很多。若联系我国近十多年来的有关成果局限性明显的情况，今后需要着力开掘的问题，主要是史料收集和大量微观问题及个别根本性问题的探讨。

（一）收集与整理史料

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没有史料或缺乏关键性史料，就难以进行史学问题的研究。汗血宝马问题由于不属于重大历史问题，所以史家对其记载都较简略。历史上一些关注怪异事物的学者，虽然也有部分记载，但又十分零散。这些情况造成了如今收集汗血宝马史料的一定困难。

据笔者查阅所知，有关汗血宝马的史料，主要分散于我国正史的本纪、西域传及与西域有关的部分人物传；其次，在古代博物志、异物志与杂录中也有少量记载；同时，还可以从西汉以后众多诗、词、赋等文献中查到有关史料。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部分汗血宝马问题论文，同样能为我们提供相关史料（具体文献目录，参见本书参考文献）。在此基础上，再将所收集的史料进行分类、归纳整理，并逐条探析其本

^①《全宋诗》卷654，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691页。

质性涵义，只要这样做，就一定能使汗血宝马的研究工作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二）探讨众多微观问题

对汗血宝马问题若要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力求搞清楚其中众多微观问题，揭示大量具体问题的真实面目，那就必须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多层面探讨。

大量史料表明，需要探讨的汗血宝马微观问题约有数十个之多，诸如汗血宝马是谁首先发现的，何时发现的？是张骞第一个把汗血宝马带回了长安吗？汗血宝马有若干个名称，它们的涵义各是什么？汗血宝马之汗血原因诸说中哪一种说法是可信的，理由何在？李广利两次率军伐宛具体过程怎样，其根本目的是为夺取汗血宝马吗？大宛汗血宝马藏匿于贰师城，可是李广利何以专力攻打大宛城（即贵山城）？汗血宝马的产地在哪里，产地是一处还是多处？汗血宝马东入中原后曾上战场对匈奴作过战吗？汗血宝马东入中国后，中国古代的诗、词、赋中是怎样对其进行描述的？李广利伐宛期间，大宛王究竟是被谁所杀？李广利伐宛后，汉与大宛等国关系怎样？文献记载中的“舞马”与汗血宝马的关系怎样？土库曼斯坦总统向我国领导人所赠送的汗血宝马阿赫达什是怎样来到中国的，“阿赫达什”是什么意思？历史上从大宛等国来中国的汗血宝马很多，可是它们为何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等等。

（三）探讨与阐释根本性问题

在有关汗血宝马的众多问题中，有两个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其一是大宛国汗血宝马作为友好使者东入中国后逐渐密切起来的中国与大宛等国关系问题，其二是汗血宝马东入中国后所形成的汗血宝马文化及其在中国传统马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1. 中国与大宛等国关系

在历史上，汗血宝马一批批东入中原，如果考察其东来背景和所负使命，就能清楚地知道它们既不是作为一般的贡品，也不是作为民用的役畜，而实际上是作为友谊象征的特殊礼品被送来中原的。首批汗血宝马的东来，就曾中国与西域大宛等国间友好关系建立了开创之功。在第二次伐宛战争后，大宛贵人立蝉封为大宛王，蝉封便“遣其子入质于

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①。继而，“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②。大宛国以东的“仑头”（即轮台）一改前此常“苦汉使”行为，进而允许汉朝“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③。在这一时期，乌孙也与西汉结成了“昆弟”之邦。与此同时，有些汉使、亡卒降于西域诸国，并“教铸作他兵器。（诸国）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而汉与西域“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④。在西汉之后，中原与大宛等国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同样与一批批汗血宝马的东来密切相关。时至今日，只要我们客观分析和评价汗血宝马东入中原的历史影响，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得出如果没有汗血宝马的东来，古代中国和西域大宛等国的关系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状况的结论。

2. 汗血宝马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本土马文化的肇始，当以春秋时期伯乐为秦穆公相千里马为标志。但当大宛国汗血宝马于西汉时东入中国后，汗血宝马文化就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传统马文化的主流和主要特色了。这就是说，早在春秋时期初步形成的中国本土马文化，在汗血宝马东来后就吸收和融汇了汗血宝马所带有的诸多文化元素，从而使先秦时期所初步形成的本土马文化，逐渐发生了某种变异，即形成了以汗血宝马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马文化。

在融入先秦以来本土马文化中的汗血宝马文化，以我国古代正史、野史、诗、词、赋、石刻、绘画、铜铸品等作为载体，以“天马”“神马”“龙驹”“汗血”等词语表示其神秘性，以“千里马”“千里驹”“追风”等词语表示其奔跑速度飞快，以“解人语及知音舞与鼓节”“舞马”等词语表示其具有超常灵性。在西汉到中唐的这一时期，汗血宝马经历了一个从外在的实物马逐渐向内在的观念中、意识中的马文化演变的过程。在中唐后，当汗血宝马从中国人视野中逐渐消失之后，观念和意识中的汗血宝马文化还铭刻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

①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② 《汉书》卷96《西域传上·大宛国》。

③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④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四

大宛国汗血宝马的东来和汗血宝马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形成，与中国部分著名历史人物的极大关注有着很大关系。在这部分历史人物中，最为主要者当是一些帝王、诗人和画家等。

（一）喜爱汗血宝马的帝王

汉武帝是在中国汗血宝马史创始阶段起过关键作用的帝王。《易》中“神马当从西北来”的符咒促使他产生了“好宛马”、对宛马“闻之甘心”、必欲得之的思想。此后，大宛国郁成王杀汉使、劫汉物的事件，导致汉武帝不惜引起“天下骚动”，断然派遣李广利两次伐大宛，并因此获得了首批3030匹汗血宝马。在首批大宛国汗血宝马东入中原后，汉武帝所撰《天马之歌》，标志了中国汗血宝马文化的发端。东汉明帝刘庄也是一位喜爱大宛国汗血宝马的帝王。他曾赐给东平宪王刘苍和阴太后一匹汗血宝马，“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他还自称：“尝闻武帝歌，天马霑赤汗，今亲见其然也。”^①这一记载，对大宛国汗血宝马“汗血”现象及其“汗血”特点，作了根本性确认。

唐太宗李世民在亡隋兴唐过程中，曾率将士屡战沙场，他的坐骑“白蹄乌”就是一匹汗血宝马。贞观年间，李世民在为自己修建陵墓之时，为了褒扬“白蹄乌”等六匹坐骑的战功，遂下令将它们的形象雕刻于石，置于昭陵陵园，史称“昭陵六骏”。唐玄宗李隆基，对汗血宝马喜爱有加，自汉武帝以来所有帝王莫能为比。开元年间，玄宗曾下令在宫内设置“教坊”官署，专门负责训练汗血宝马为其跳舞。当时，共训练“舞马”百匹，每至“千秋节”（玄宗生日）这天，就牵来汗血宝马表演舞蹈，届时前来观看者，有时多达万人。宋释居简《续舞马行》诗曾咏道：“见说开元天宝间，登床百骏俱回旋。一曲倾杯万人看，一顾群空四十万。”^②从这首诗中，我们对唐玄宗喜爱汗血宝马之情况可窥一斑。

^① 《后汉书》卷72《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传》。

^② 《全宋诗》卷2792，第5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102页。

（二）汗血宝马诗人

中国古代诗人，曾以大量诗篇吟咏汗血宝马，这自然成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奇特文化现象。唐代杜甫、李白、岑参等，宋代苏轼、司马光、陆游、张耒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汗血宝马诗人，而杜甫吟咏汗血宝马诗篇数量居于首位。

杜甫吟咏汗血宝马的诗篇，现已查阅到近二十首，其中有“京师皆骑汗血马”，“胡马大宛名，锋稜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①等名句。李白生活于开元盛世，其诗才很得唐玄宗赏识，从而有机会进入宫廷，并曾在诗中自称骑乘过“天子大宛马”。唐代任华《寄李白》诗亦曾描述说：李白“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②。

宋代司马光在《天马歌》中有“大宛汗血古共知，青海龙种骨更奇”^③等名句；苏轼《次孔文仲见赠诗》以“君如汗血马，作驹已权奇”^④诗句，将有才干之人同神奇的汗血宝马相比喻；徐积《舞马诗》“开元天子太平时，夜舞朝歌意转迷”“明日梨园翻旧曲，范阳戈甲满西来”^⑤等诗句，道出了唐玄宗观看舞马表演的奢靡生活。

（三）汗血宝马画家

东入中原地区的汗血宝马，以其矫健的身躯和神秘的汗血现象，引起了古代不少画家的关注。唐代以来的部分画家，曾用画笔，并以写实手法摹绘和创作了一批汗血宝马画，从而也涌现了如唐代的曹霸、韩幹、韦偃和宋代的李伯时等汗血宝马画家。

曹霸是一位宫廷画家，他曾将唐玄宗的汗血宝马“玉花骢”画成了画。此画传至宋代，当时诗人周紫芝看见后赋诗道：“古来画马知几人，当时只数曹将军。”^⑥

韩幹虽曾师从曹霸等人学画，但他并未简单地袭用他们的绘画风格

①《御定全唐诗录》卷2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2册，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81页。

②《御定全唐诗录》卷1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2册，第334页。

③《全宋诗》卷498，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013页。

④转引自台湾《中文大辞典·水部》，第450页。

⑤《全宋诗》卷654，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211页。

⑥《全宋诗》卷1511，第2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211页。

和绘画技法，而是坚持了自己写实和富涵神韵的特点。他的著名画作《照夜白图》，画的是玄宗另一匹汗血宝马“照夜白”的肖像。韩幹画中的汗血宝马多具肥胖特点，宋代诗人张耒曾咏道：“韩生画马常苦肥，肉中藏骨以为奇。”^①李纲在诗中也咏道：“始知韩幹画多肉。”^②

李公麟(字伯时)是宋代声誉很高的一位画家，出自他手的汗血宝马画亦被众多诗人所吟咏。李公麟画中的汗血宝马多显瘦削，如黄庭坚诗吟咏道：“李侯画骨不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③张侃《题李伯时马》诗亦曾吟咏道：“近代李伯时，能画天厪马。画本出心匠，不在韩幹下。”^④

在历史上，汗血宝马画的诞生和传世，为古代诗人赋诗吟咏提供了很好的对象，从而又产生了大量咏汗血宝马画之诗篇。

五

汗血宝马的产地问题，是史学界在汗血宝马课题上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近若干年来，汗血宝马产自大宛国费尔干纳盆地之说虽然成了广泛流行之说，但只要 we 查阅和考辨有关记载，就会知道汗血马的产地问题实际上并非单一。客观来看，汗血宝马有的始产于中亚地区，有的则产自中国本土。产自中国本土的汗血宝马，有的又与中亚汗血宝马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始产自中亚地区的汗血宝马，其具体产地有三：一是《汉书音义》所载“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⑤的那个山区。此山区似在费尔干纳盆地东南、今塔吉克斯坦“奥什”城（即汉贰师城）地区；二是宋代诗人龚开《黑马图》诗句所述“崑崙月窟”^⑥所在地区。据考，此“月窟”实即大“月”氏之“窟”，亦即《太平广记》所说吐火萝国（今阿富汗）北部屋数颇梨山的“南崖穴”。这个“南崖穴”中，曾有神

①《全宋诗》卷1164，第2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131页。

②《全宋诗》卷1560，第2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715页。

③《全宋诗》卷987，第1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381页。

④《全宋诗》卷3109，第5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109页。

⑤《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注。

⑥《全宋诗》卷3465，第6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277页。

马粪流出^①。三是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科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间的阿哈尔绿洲。

中国本土发现过汗血宝马的地方，现有文证可据者主要有四：其一是敦煌渥洼池（今称月牙泉）。据《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前113年）条注引李斐曰：南阳新野刑徒暴利长，屯田期间曾在敦煌渥洼池旁发现和捕获了一匹奇异之马，为神异此马，诡称出自渥洼池。其二是青海湖的湖心山。据《隋书·吐谷浑传》等记载：吐谷浑人将所得波斯草马，放入青海湖湖心山，因生骠驹，能日行千里，史称“青海骢”。其三是宋代诗人楼钥等人诗中所描述“冀野”^②骐驎和李纲诗中“冀北”^③骐驎的产地。据考，其真正产地应为“冀北”。此“冀北”可能是指今河北省北部燕山一带地方。其四是《玉海》所载宋哲宗元祐年间，向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一带）帅蒋之奇“贡骏马汗血者”的“西蕃”^④地区。此“西蕃”极有可能是指临近宋代“熙河”的洮河之西吐蕃族。

六

现在，当笔者把这本研究汗血宝马问题的小册子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时候，已无当初筹划撰稿之时的兴奋心情了。这其中原因之一是史料收集尚未做到全面、系统，尤其国外史料仍然很贫乏；二是受笔者多年行文习惯和征引史料方法的影响，文字未能完全做到流畅和富于情趣。至于书中所提出和论述的学术观点，也未必尽善尽美，在此请诸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笔者自知，任何一项学术成果，都只能是达到该课题研究终极目标漫长历程中的一块小基石。因此，笔者期望有志于这一课题研究的学者，今后为广大读者奉献更为优秀的学术成果。

①《太平广记》卷435，《畜兽二·马》。

②《全宋诗》卷2548，第4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545页。

③《全宋诗》卷1560，第27册，第17715页。

④王应麟：《玉海》卷149，《兵制·马政下·元祐三马图》，《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41页。